**把根留住**  
    ——“蒲公英行动”少儿美术教育专项课题中期报告  
 谢丽芳  
一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其他民族文化的复本，文化的失落是一个民族永远都无法承受的失败。然而，世界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使多元文化受到强烈地冲击，各国的少数民族都面临着既要顺利进入主流文化的现代化社会，又要保留自身优秀文化传统的问题。在中国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农村城市化步伐加快，与传统农业文明相 适应的民间文化正在急剧消亡，已深深卷入以现代性为其底蕴的全球化进程的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面临着毫不留情地被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所淹没的危险。人们越来越担心，一些弱势民族的文化语言不断地消失，人类文化多样性在不远的将来不复存在。  
    当前民族问题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自己的生存，关注不同族群的历史生命记忆，如何解决民族问题继承好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已列入联合国的重要议程。  
    民族民间艺术是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和文化缩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沉淀以及智慧创造，这种融入了各种情感和审美元素的艺术是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和身份的象征，是民族的根。一个没有艺术的社会和民族如同一具没有了灵魂的躯壳。以“推进民间美术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学美术教育中的传承和发展，并从中探索出一种可在全国少数民族和贫困边远地区小学美术教育推广的教育模式”为宗旨的“蒲公英行动”少儿美术教育专项课题，作为国家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主办的“成就未来——少儿课外美术教育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本项目得到美国福特基金的资助。从2003年3月开始申请立项到项目的全面启动历时已一年有半。  
二  
    湘西自治州是湖南唯一被国家列为西部开发范围之内的地区，全区人口260.32万，其中土家族约占35%，苗族约占31%，其余多为汉族，属典型的“老、少、边、山、库”地区，是一个发展相对滞后的农业地区。1949年以来，在国家的扶持下，湘西地区的事业发展十分迅速，但由于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在整体上它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仍落后于汉族地区，这直接影响了义务教育在这里的开展。  
    义务教育是一个国家公共教育制度的基础，国家的投资机制对基础教育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城市，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基本上是由政府提供的，接受义务教育是市民的一项基本福利。而在广大农村，农村居民正如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其他福利一样，同样也难以享受到教育上的福利。因为以乡镇政府为核心的地方政府作为我国最基层的财政单位，其财政能力十分有限，在基础教育划归地方后，无力提供地方教育的基本投入，很多情况下，只能通过集资、摊派和收费等形式筹措教育经费，将举办义务教育的经费部分转嫁到农民的头上，使得农民成了本应由国家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承担者”（引自《湖南教育年度报告2003》 P58）。加之，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实行了非均衡区经济发展战略，加上自然、历史、政策和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急剧拉大。1995年，长沙人均GDP为5710元，湘西自治州人均GDP为1938元，长沙人均GDP是湘西自治州的2.95倍。2002年，长沙人均GDP为13747元，是湘西人均GDP2861元的4.8倍（引自《湖南教育发展年度报告2003》P61）。  
    根据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统计世界人口专业机构的资料显示：以2001年计中国内地有12.8亿人，其中23%约3亿人是15岁以下的儿童。这3亿儿童中，36%即1.08亿生活在城市，另外1.92亿的孩子生活在农村。“据调查，中西部农村小学、初中购置墨水，粉笔经费不足的占32%和35%；许多农村中小学无力支付教师到县城参加培训的旅费。”  
    因为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中国西部农村办学条件相当落后，教师流失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并且难以补充合格的教师任教。就美术课来讲，专职美术教师的奇缺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我们从湘西自治州教育局体卫艺术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现有小学2，200所，班级8，463个，小学生总数为298，061人，其中农村小学生254，133人，而小学美术教师人数仅为190名。从现有数字来看，湘西平均1568.74名学生才有1位美术教师，如果按1所学校1名美术教师计算，那么190所学校有美术教师，就有2，010所学校缺美术教师。  
    与我国大多数边远贫困地区的情况相似，湘西由于农村人口比例大，大都处于小集中大散居的状态，小学布局服务半径大，覆盖人口多，一般坐落在乡镇，高年级的孩子上学有时要爬山涉水走上三、四个小时。片小则由附近的几个自然村落组成，而村小往往设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山村，一师一校、复式教学的情况都很普遍。像腊尔山希望小学所辖学区有21所学校，其中片小16所，一师一校2所，还有3所民办小学，总共才有一位美术教师。  
    国家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指出：“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全体学生必修的艺术课程，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部分，在国家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尽管州教育局一再重申每个学校都要开美术课，而且要求把美术课本发到每个孩子的手上，但现实与之却相差甚远。   
    1998年前后，就湘西希望小学的美术教育改革我和刘宇新、陈卫和曾多次到湘西花垣、凤凰、泸溪等地的小学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学校都没有美术老师，即便上美术课也就是让学生照着教材临摹，许多孩子连绘画的工 具都买不起。另外，现有美术教材的课程更多是为城市儿童设置的，它与农村儿童生活的背景距离相差太大，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小学美术教育的开展。  
    喜欢画画是儿童的天性。在笔者对湘西原生态儿童画的考察中，作为一种参照，我曾就湘西保靖县夯沙希望小学等五所学校的2，540位孩子做过调查，其中大约有75%的孩子说自己喜欢画画，也很喜欢上美术课。显然，在那些偏僻山寨的房前屋角和地上以及只要可以涂画的地方，儿童用随手拾来的粉笔、木炭或是土块精心涂画的图画亦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  
    儿童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有自己的思维、学习游戏和艺术创造的独特方式，他们的行为不是消极的，而是全部情感的投入，且在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儿童美术教育与他们的精神世界应该是相宜的。  
    自古以来，艺术作为生命的表现因它显著的感情效果和多样的社会机能，而被当作有效的教育手段。儿童要学习，也要接受美术教育。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单纯地生活在本民族的文化之中，对于同样是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的湘西儿童来说，他们必须学习本民族的文化也要学习世界的优秀文化，只有在这种双向的乃至多向的文化学习中，才可能逐渐适应新的环境，并准确地寻找到自己的方位。  
    现代教育的基本目的，便是让人尽可能多样地，深入广泛地了解人所处的世界，了解人自身的生存状态，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的动力。除却历史的原因，在当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化，教育受到的冲击愈来愈大，尤其是农村和民族地区的教育。  
    在文明与落后，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预设下，现行基础教育的设置基本是按城市模式设置的，从设计思路上就与中国乡村城市化和现代化改造分不开，民族地区固有的文化无形之中被忽略，其教育的成败更多地取决于个人是否能够通过考试和升学的窄门，摆脱农民的身份和农民的生活方式。一切以升学为考量的课程设置，正好顺应了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受教育功利主义价值观和唯理智教育影响下的愈演愈裂的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的实质其实就是考试知识的教育，它几乎无暇顾及属于人文精神范畴中的美术教育。  
    一个民族的落后，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更深层的在于民族精神和民族素质的落后。教育本身的落后加之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的脱钩，长此以往人们已不自觉地内化了外部世界的价值评判标准，并造成了对自己文化的自卑情结，认为只有经由学校教育传递的文化才是文化。在外向教育的渲染下，农村及民族地区的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处的始终是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即使有少数学生出去了，却又很难在外面立住脚，尤其在国家统分制度基本取消之后。其结果造就的一批乡土社会的不适用者，既疏离了本民族文化，又未能完全加入主流文化，他们面对的是来自社会和文化的双重失落。  
    根据1995年的统计，中国有小学668，685所，其中农村小学有558，615所，占小学总数的83.53%。而55个少数民族，6，700万人口，分布在全国50%到60%的疆土上。这些数字显示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农村社区是基础教育最大的场所，近2亿的农村孩子，其中包括生活在祖国大半土地上的少数民族的儿童，在接受教育后仍将永远地在这里生存和繁衍，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园。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教育的人文意义的失落，实际上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日本教育家井深大批评传统的科技教育是忘记了“教育的另一半”，不妨说这也是对现行教育设置中民族文化缺失的一种警示。  
  
三  
    儿童是人类社会中有赖于成年人关怀和培养的生命体和社会成员，同时又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对于在农业文化和民族文化双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他既要接受外部学校的教育，又要吸收来自本土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就像人的手掌和手背的正反两个面，缺一不可。民间文化的传承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创造，通常人们都用“不胫而走”形容民俗及民间文化的传播流布情况，这正是传承本身具有的扩散机制发挥的作用，它蕴涵着人类文化信息传递最本质的特征。  
    从民俗的角度来讲，湘西土家族苗族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所，也就是说，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然后才是其生活的社区和学校。  
    女孩子闲暇时间向母亲学习剪纸和绣花，男孩从小就跟随长辈学习编织或是雕刻，做得好的男孩或女孩还常常会受到人们的羡慕和称赞，而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节日和各种宗教仪式活动以及赶墟等也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互动与参照对比的空间，社区为儿童营造了一个体验文化传统的氛围，使儿童从小就开始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这实际上也是湘西儿童获得民间美术熏陶的一个特殊空间。  
社区及家庭教育即传统的教育模式是土家族苗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从教育的角度来说，随着现代学校教育的兴起，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影响已逐渐减弱。日前农村地区开始的推行低年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孩子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也存在某些弊端，如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学生与家庭与社区的接触大大减少，这就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乡土社会母体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地方性知识及对族群的认同也随之减弱。  
    母语的逐步消失即为明显的例子。母语就语言文字本身而言，是一种交际工具，而其负载的重要内涵却是民族文化的传承， 它是本民族的文化符号，儿童一出生便开始接触自己的母语，并由此开始接受该语言下的文化体系。  
然而在湘西，至今土家族的语言只在偏远的龙山县坡脚一带还有留存，而苗语的交流也只限在中老年人之间了。可喜的是湘西现已开始在小学教学中推行双语教学的实验，显然这对缓解文化差异造成的教学冲突，以及促进儿童获得本民族的语言知识和保护文化体系的双重性都有极大的好处。  
    一个民族的存在是以特有的民族文化为标志的，如同一个民族的母语。民间美术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其间蕴涵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现代学校教育既要顺应社会发展的背景，还要适 应本民族发展的需要，文化教育的多元给教育来的不仅是思考。面对来自社会来自民族来自教育的尴尬，孩子们现在可能并不明白，它所引出的终极命题实际上就是教育和艺术教育的使命所在，它不仅关系到儿童个体的精神生命，还关系到了整个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  
    地处武陵山脉的湘西，自古以来被视为一块神奇的土地，两千多年前的伟大诗人屈原，便被楚王流放到了这一蛮番之地。历史上，湘西属楚国，楚国是一个多民族的诸侯国，在它的文化领域内，除楚文化外还包含有百濮、百越等民族的文化，并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湘西并存的各民族多元文化乃是我国大西南各族文化的延伸，然而它从未处在某种文化的中心地带，边缘性带来的是精神内容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伴随漫长的发展历程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  
    据考古材料证实，土家族苗族的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定居或迁居到了湘西。作为千百年来流传在湘西广大地区的民间艺术，无论是苗家的服饰、银饰、剪纸和刺绣，还是土家的织锦、竹编或纸扎等民间美术的形式，都有其绵延不息的传统的魅力，且自产生时起就以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存在和发展着。然而如同世界大多数非物资文化遗产一样，当面对前所未有的现代文化、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时，它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土壤即遭破坏，以及那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的绵延方式的民间艺人的陆续逝去，无数代表着民族本源的图式和符号被终止，民间文化的传承正在经历着社会和自然淘汰的劫难，民族文化生态环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的破坏。  
    民间美术是一种地域性、民族性、群体性的文化形态，例如剪纸、服饰等，其存在是物质形态的，但体现得更多的却是非物质的内容，是普通劳动群众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和日常的民俗生活中创造、应用并与生活相融的一种美术形式。民间美术是一切美术形式的源泉，远在距今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就闪耀着民间艺术的光辉。  
    作为对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切入点，当我们把保护和抢救非物资文化遗产与最富有创造生命力的儿童美术教育融为一体的时候，无论是对儿童美术还是濒临消亡的民间美术，都将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民间美术融进美术教学的课堂，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来说，已不再仅仅只是单纯的美术课程，而是一种责任，一种重要的对儿童对文化传承的责任。  
四  
    艺术教育的多元化给儿童提供了文化选择的权利和机会，使他们能够获得适用本民族文化、主流文化以及全球文化所必要的知识和素质，并能促进不同民族的互相了解和尊重，从而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在此前提下，项目目标的确立和课题实验组的组成就成了项目的关键。  
    在项目的申报过程中，就课题是否实事求是，是否具有创新精神能否持续和推广等问题的讨论，刘宇新、陈卫和、朱小林、黎丹、左汉中、徐淳、文为群及夏红专等老师都认真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在和中国少儿美术艺委会主任何韵兰教授与美国福特基金会文化官员何进博士进行的反复论证中，项目的总目标日渐清晰：人类的童年离不开美术，个体的童年也离不开美术，美术教育在人生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在力求让所有儿童获得美术教育的公平时，把优秀的民间美术与最富有创造生命力的儿童的美术教育融为一体，这既促进了对非物资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也使我们民族多样性的文化得以延续。”  
在总目标的基础上，课题将如下三点纳入为项目的近期目标：  
    1．认真贯彻实施《美术课程标准》的精神，在植根本土文化的美术学习过程中，使教学点的儿童逐渐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与美术学习的能力，并努力增强他们对本民族文化艺术的感悟能力；  
    2．通过在教学点的实验，探索一种儿童美术与民间美术相结合的，可在农村边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美术教育中可行的，可持续的，可推广的教育模式；  
    3．通过对新课程资源的开发，为湘西培养造就一支具有创新精神的美术教师骨干队伍。  
  
    当项目目标确定以后教学实验点的挑选就尤为显得重要了。面对湘西多民族丰富的文化积淀，如何把这种民族的、民间的文化和艺术融进我们的儿童美术教学，如何把地方的美术资源引进我们的小学教学课堂，而又要考虑到它所具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且易于将来的推广，经过再三地考虑和调查，在我们挑选的实验学校中，就有了素有湘西的西伯利亚之称的凤凰县腊尔山苗区的希望小学和没有专职美术教师的永顺县交通希望小学，及全国最大的希望小学泸溪县白沙希望小学；另外还有有着专门的艺术特长培养的永顺县民族宝钢希望学校和永顺自治州民族实验小学及龙山县民安二小，这几所学校的学生大多为土家族的孩子，而这两个县都是国家重点的扶贫县；加之代表城市学校的湘西自治州吉首大学师范学院附小和新近加入的吉首白岩乡完小，参加课题实验的学校总共有7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面对56个民族数千年来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眼看瞬间即要消失的各种各样的非物资文化遗产，为了弘扬和传承我们民族的文化，一种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强烈的责任感，使众多的老师和学校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作为“蒲公英行动”项目延伸子课题组的有江西九江水泥船厂子弟学校、陕西安康省少儿美术活动基地和有着悠久历史的以宜兴紫沙陶及惠山泥人为背景的江苏无锡五爱小学。另外，被联合国授予民间艺术大师的库淑兰家乡的陕西旬邑县逸夫小学也加入到了项目中间。  
    民族地区的教育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仍是一个文化双重性的问题，它既要体现以主体民族为主的统一国家发展需要的文化，又应兼顾到各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即它既要传授主流文化，传承人类的共同文化，使得儿童的视野得以向外延伸，同时又要构建儿童的适应本民族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教育模式。  
    21世纪教育的根本变化，就在于由原来知识是第一位的，发展到能力很重要，发展到情感、态度、价值观更重要。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学习实际就是一种文化的学习，教师是文化的传递者。教师能力的培养和观念的转换直接影响到课题的进程。湘西课题组的教师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湘西人，他们基本上都受到过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他们既是现代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同时又是当地少数民族中的一员，这也就为我们的课题在湘西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湘西参加课题实验的老师目前有30人，作为对民族艺术综合性的探索，其中还包括音乐、体育等科目的教师。在我们现有的15名美术教师中年龄最大的50岁，最小的26岁，都是土家族或者苗族人。除一名毕业于长沙第一师范，其余的老师大部分是湘西吉首民族师范和永顺民族师范培养的。作为项目的直接参与者，还有1万多名从6岁到12岁的多民族的孩子。  
    项目的启动就是培训机制的启动。项目实施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培训的过程。定期的培训和不定期的深入到各教学点进行实地辅导，其中有专家的讲解，也有专家向课题组老师的学习。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我们举办了3次教师的集中培训，另外还利用暑假和春节的机会两次组织课题组老师赴花垣、凤凰、龙山、里耶和永顺等地的农村对当地的节日文化和民间美术进行考察，并走访了当地的民间艺人，且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美术的资料。  
在2003年7月课题启动时的首轮培训中课题组的全体成员就如下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参与式讨论和讲座：  
    1） 学校校长在项目中作用举足轻重，通过培训帮助老师和校长完成思想观念的逐步转变，并基本理解项目的基本精神；  
    2） 就当前联合国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精神，深入对文化多样性的了解，并逐渐认识美术教育在本民族文化中的传承作用和重要性；  
    3） 通过学习国家新的美术课程标准和相关的美术实验教材，理解美术课的新的评价体系，确定课题的阶段目标，并就教学活动计划的制定与教学档案的建立进行分析和讨论；  
    4）结合本地自然条件、自然资源，根据当地民俗文化和民间美术的实际情况就如何因地制宜，把这些资源转换成校本教材引入课堂教学进行讨论；  
    5）请当地的民间艺人进行现场剪纸表演和讲解，组织老师赴湘西古镇浦市考察民间美术。  
  
    课程资源是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没有广泛的课程资源的支持，再美好的课程改革设想也很难变成实际的教育效果。“课程”的定义，教育学家给予了许多不同的阐释，但在人类学家的视野中，“课程”被视为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沉淀和智慧的创造，对于自小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孩子来说，这种融入了各种情感和 审美元素的艺术是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也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因而具有极强的亲和力，就湘西的儿童来说，这已无异 于一座丰富的课程资源宝库。  
    在国家美术教材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与地方性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各教学点的老师在专家的指导下，结合本地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根据当地民族民间美术的实际情况，勇于实验勤于探索，通过近一年多来的教学实践，均取得一定的成绩，并逐渐从中探索出了一套方法，对此，刘宇新老师把它具体整理概括如下：  
    1）对那些技术难度大，制作工艺复杂，工具材料要求高的内容，如服饰、银饰、织锦、纸扎、民居等，多以欣赏教学为主，让学生初步了解其特点及审美价值，提高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加强他们对本土文化基因的认知和启蒙；  
    2）对那些制作工艺相对容易，工具材料要求简单但花时较多的内容，采取课内课外结合的办法，使学生在较长的时间内掌握和学到一些基本的技艺和方法，如刺绣、雕刻、陶艺、芭茅编织等；3）对那些制作工艺有一定难度，工具材料要求相对复杂的内容，则采取课外美术小组学习的办法，学校为其提供工具材料，让一部分学生学习和制作，如根雕、竹刻、木雕等；  
    4）对于那些工具材料简单、制作工艺不太复杂，且贴近学生的生活，能满足学生兴趣爱好的内容则大量引进课堂，让全体学生参与学习。如民间剪纸等；  
    5） 为拓宽教学空间，老师让学生把美术作业带回家去，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学习和发掘民间美术，有条件的城市孩子则与爸爸妈妈共同上网收集和整理民间美术的资料；  
    6） 组织学生自己动手扎龙做狮，在舞龙玩狮的民俗节日活动中激励儿童对民间美术的热爱之情，同时还在街头展览孩子们的作品，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和保护民间美术；  
    7）在进行美术实验教学的同时，注重研究和学习过程资料的收集，同时让学生把学习的收获通过写感想、做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另外还要求各教学点的老师要有一个完整的教学记录，其中包括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反应及家长和当地民间艺人的反应等等；  
    8）各实验学校根据本地的具体实际，选择和开发适合自己学校的课程资源，做成具有操作性的且在40分钟内可完成的教学案例，并把它们编成乡土教材，逐渐在各学校推广。五  
  
    以开发新课程资源为契机把民间美术引进课堂教学，充分调动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也激活了学生学习的民主性和参与性。  
    随着课题的深入，有的老师由原来的对民间美术的淡漠和不以为然，开始重新认定民间美术的价值，而原有的对民间美术本来就感兴趣的老师在深入对本民族文化探究的同时，对别的民族的艺术以及一些世界的经典的美术作品的学习的兴趣也就更大了。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既要争取成为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也要成为主流文化中有能力的一员，这是湘西课题组老师们的共同追求。  
    在对新课程资源开发的过程中，陈秀满、李开奇、彭英明、姚宁、陈二牛、王金海、符文莲和陈磊等老师为此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带领学生到村寨收集民间美术资料和走访民间艺人，并通过讲故事和做游戏的方式帮助孩子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同时还把土家族的织锦图案，苗族的锉花艺术以及傩戏面具和芭茅与稻草编织等引进了课堂教学。  
    老师是实施完成项目的主体，在这里团队精神预示着民族精神。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城市学校帮助条件差的学校，乡 镇的完小帮助片小和村小，还有各学校的校长与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和理解，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使大家团结在了一起。  
    吉首师范大学大附小的老师在率先将锉花、苗画、岩画等民间美术形式引进课堂教学的同时，还积极收集整理了不少民间美术的资料，另外他们还承担了《儿童与民间美术》网站的制作。徐峰、陈蔚、刘克江、田方见、方燕和陈苏娅等老师为课题的顺利进行都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自课题在湘西开展后，老师们首先感觉到的就是美术课好上了，他们至少减去了因为没有钱买绘画工具而无法上好美术课的苦恼。当腊尔山希望小学的龙俊甲老师把那些随处可见的不起眼的绣花图案拿给孩子看，并根据图案向他们介绍一些苗族的传说和历史的时候，孩子们激动了，他们认真地看着画着，被师生都易接受的极具亲和力的民间美术立即热烈了整个课堂。老师们还把自家的奶奶或是婶婶请进课堂，手把着手教孩子剪纸。剪纸用的白纸多是本地产的，5毛钱一大张，可以根据图案大小裁成许多小张；有的课上到了田头，像女娲那样抓起一团一团的泥巴然而按照自己的意愿尽情地创造，或者干脆捡起一把稻草让它变成人还有马，甚至利用课余的时间跟着母亲去学绣花等等，无疑这种种贴近自己生活的美术学习过程让学生倍感亲切。  
    当腊尔山希望小学宣布成立美术课外小组时立即就有三百名同学报名要求参加，现在由八十多位同学组成的美术小组不仅活跃了学校的整个气氛，同时有的原本对读书不感兴趣的同学在上语、数等课的时候注意力也相对集中了。2004年7月3日，参加《儿童与民间美术》展览和研讨会的专家及老师来到腊尔山希望小学，在那里观看了当地苗族孩子的美术创作和活动。可以这么说：腊尔山希望小学，包括课题组的其他学校，就地取材利用当地丰富的乡土资源和民间美术资源的美术实验教学，为我们对民族和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美术教学改革的探索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永顺县教研室主任张清忠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认为课题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实事求是，它推动了美术教育在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它推动了素质教育的发展。在他和当地老师的共同努力之下，课题实验最近又推广到了该县的首车乡民族寄宿制学校，王村镇一小、石堤乡二小及麻岔乡小学。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必定具有它的合理性，且始终是扎根于孕育了她的民族生态环境中的，一旦这种独特的文化为该民族全体成员所认同，就定会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民族传统。在植根本土文化的美术学习中培养的这种对本民族文化艺术的感悟，必将为这些孩子今后以他们独特的个性参与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尊来自于内在的精神。不论是《儿童与民间美术》网站的制作，还是在广州在北京或是在湘西吉首闹热的街头，在乡间民族盛大的“四月八”的节日上，我们都在努力地展示着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学生学习民间美术的成果，尽管不是很成熟，但一又次一次的洗礼，我们想要昭示的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我们需要找寻的是我们精神的家园。  
2003年10月“蒲公英行动”课题组学校学生美术作品应邀参加了国家教育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联合举办的“放飞心灵，成就未来”综合性展览，湘西儿童的十多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并捧回了此次展览的“希望”奖杯。  
    2004年3月在全国中小学教师综合素质培训暨阶段成果总结交流现场会上湘西孩子进行的撕纸锉花、剪纸、泥塑等民间美术创作的表演，受到来自全国23个省市600多位教育专家、代表的赞赏。尤其是“蒲公英行动”专项课题教学经验的成果，得到与会专家、代表和国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的高度评价。  
2004年7月《蒲公英行动》现场观摩教学展在湘西吉首举办。  
    另外，徐峰和龙俊甲两位老师被评为湘西自治州2004年年度优秀美术教师，刘克江老师的民间美术引进课堂教学的实验课《猜猜我是谁》，夺得全省优质课比赛一等奖第一名。还有我们所有课题组的老师在年度考核中都顺利通过。另外，延伸课题组的老师作为优秀的民间文化的守护者，谷中和、李剑平、华斌、陈震清、钱晓、文立等都在努力地工作着。  
六  
    长久以来民族、民间文化被认为是一种下里巴人的、低层次的、可有可无的文化，但当它真正地走进了课堂，便被赋予了一种神圣，一种承载着人类历史和人类精神的神圣，一种人性的神圣，一种文化的神圣。“蒲公英行动”把民间美术的传承与最富有生命创造力的儿童美术教育融为一体，其终极目的不仅是对民间美术更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把根留住”是美术理论家翟墨先生目睹湘西孩子学习苗族锉花艺术时，将自己的想象融进去后所创作的充满生命力的撕纸作品后的不甚感慨。儿童思维的本真与民间美术原始意象的重叠，所呈现出的不论是儿童原生态的心理显现还是他们对民间美术再认识的创造，其样式还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乃是它们勾勒出的孩子用直率淳朴的方式表达的对本民族艺术符号的一种“活态”的认同，它为民族文化基因的延绵不息托出的是人类共有的希望。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着极为丰富而又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民族、文化、教育是不可分割的三个部分，民间美术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是 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连绵不断的历史长河，其最有力的纽带便是教育，教育不仅将人类的精华一代一代相传下去，而且以此为载体，把精神、把传统、把最广泛意义下的文化相传下去。为此“蒲公英”在行动。然而我们以为最重要的仍是国家教育以至基础教育对这一领域的重视，这，将是民族文化复兴的最大希望。  
民族文化的根，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靠的是我们人类自己对自己的保护。  
《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家教育部制订《湖国南教育年度报告2003 》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展研究所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4年  
《2003年 中国教育绿皮书》   2003年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编著  
《族群、文化与教育》 藤  星著  民族出版社出版 2002年  
《活态文化》  乔晓光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4年